

清儒學案

世章



八五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八

天津徐世昌

湘鄉學案下

湘鄉交游

梅先生曾亮

別見惜抱學案

朱先生琦

別見惜抱學案

龍先生啟瑞

別見惜抱學案

王先生拯

別見惜抱學案

馮先生志沂

別見惜抱學案

苗先生夔

別見鶴皋學案

唐先生鑑

別爲鏡海學案

何先生桂珍

別見鏡海學案

錢先生泰吉 別爲嘉興二錢學案

陳先生奐 別爲南園學案

劉先生毓崧 別見子孟瞻學案

柳先生興恩 別見子孟瞻學案

夏先生炘 別爲心伯學案

吳先生廷棟 別爲拙修學案

湯先生鵬 別見古微學案

李先生棠階 別爲強齋學案

倭先生仁 別爲良峯學案

竇先生埏 別見良峯學案

何先生秋濤 別見月齋學案

莫先生友芝 別見巢經學案

羅先生澤南 別爲羅山學案

李先生續賓 別見羅山學案

張先生文虎 別爲嘯山學案

馮先生桂芬 別爲校邠學案

郭先生嵩燾 別爲養知學案

邵先生懿辰 別見諸儒學案

何先生紹基

何紹基字子貞號蝮叟道州人父凌漢嘉慶乙丑進士翰林院

編修官至戶部尙書諡文安先生其長子也道光丙申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典福建廣東貴州鄉試咸豐二

年充四川學政崇學敦教士皆悅服未幾以言事望吏議歸先

後主山東灤源書院湖南南城書院浙江孝廉堂講席同治十

三年卒年七十五生平於經史說文考訂之學嗜之最深旁及律算金石圖刻博綜覃思實事求是其書法卓然成家一時紙貴海外亦知其名又通知掌故爲國史館提調時擬遵純廟諭旨纂集三品以下名臣列傳條例已具爲政府所尼論者惜之全謝山更訂黎洲宋元學案屬草僅存先生仰承父志助王賡軒補輯校正成書百卷傾貲刊之以傳於世自著有東洲草堂文鈔二十卷詩鈔三十卷又有惜道味齋經說說文段注駁正

未見刊行

參史傳 林昌彝撰小傳 熊少牧撰墓志銘

宋元學案敘

大人命代作

周官經日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分屬師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然魯論孔子及門分爲四科小戴記儒行列爲十五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蓋

道合於一者聖也其分而屬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爲學而傳授淵源遂亦不能強同漢書儒林傳專主傳經其言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豈非以聖人之道悉備於經不待舍文章而別求性道哉歷代史家悉從其例唐書始易爲儒學至宋史而道學儒林分本末識者歎之故元史仍爲儒學至我朝纂修明史仍從班掾統以儒林夫漢代醇儒皆敦行義有宋大儒無不治經或持所專習互相詆謫褊且閎矣何與聞道乎余生於濂溪之鄉幼稟庭訓讀宋五子書後乃從事漢儒傳注自知所造匪深而於立身行事植矩度繩斤斤有以自守者於漢宋儒先遺緒不無萬一之得焉昔讀鮪埼亭集知黃梨洲先生於明儒學案外尙有宋元儒學案未及成編其子耒史先生暨全謝山先生後先修補而世

無傳本道光辛卯奉命典試浙江留督學事壬辰按試至盪波
得樸學士王生梓材因以叩之以未見對甬上多藏書家屬其
勤爲蒐訪歲試未畢余奉召還京然未嘗一日忘是書也今茲
戊戌王生再入都門居然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
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宗伯繼視浙學先得黎洲後人補本
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樗庵蔣氏珍祕不示
人者亦次第出之王生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整比譌舛修
輯缺遺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馮生復獨任黎棗之費剋日
告成可不謂儒林之盛事乎抑論先河後海之義漢儒之功實
先宋儒自先秦以迄有唐六藝源流具有端緒余門下士自王
生馮生外若許生瀚沈生壺諸子皆研覃傳注能推明學術黎
洲之於學案由明儒以及宋元然則由宋元以上溯漢唐綜其

師承門徑輯成一書其可少也哉余日望之矣
重栞宋元學案書後

先文安公生平服膺許鄭之學而於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嘗命仲子紹業畫康成先生像及周子邵子司馬公兩程子朱子像懸之齋壁以明祈嚮俗儒小生有訾議儒先者必正色訓戒之道光壬辰督浙學至盩波以宋元儒學案發策浙士始知有此書越七年戊戌王君履軒馮君五橋蒐得各本合校栞成以印本攜呈此事實自先公發之故嘉其有成欣然作敘也及庚子仲春先公見背壬寅春馮氏書版燬於兵火幸履軒所呈印本尙存余家是歲秋余服闋入都思有以卒成先志履軒曰果擬重栞且宜少待乃復精心勘閱又爲補脫正誤至甲辰冬而竣事適余方典黔試歸傾使橐以營剗劂先是癸卯之

夏余集同人勾資創建顧亭林先生祠於城西慈仁寺之隙地
軒亭靜奧因請贖軒下榻其中悉檢家中藏書有係學案者移
度祠屋供其尋討余亦竭力襄事校出譌漏甚多手民亦悉萃
居於是隨校隨刻至丙午夏而事竣海內同志諸君子若湯敦
甫協揆丈潘芸閣河帥師賀耦庚制府丈祁春浦大司農李石
梧中丞但雲湖都轉唐子方方伯羅蘇溪方伯勞星皆觀察何
根雲通政栗春坪太守楊墨林州牧聞有是舉均出資相助且
敦促其成時仲弟紹業已先歿與校字之役者叔弟紹祺季弟
紹京及兒慶涵姪慶深也烏乎先公拳拳於是書非視浙學則
無以發其扃其已刻而旋燬燬而復刻固非先公所及知摩挲
鉛槧逾閱歲時悚與愧俱敢云負荷耶贖軒於重校之次徧涉
四部書復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與原編相埒余爲錄副墨以

俟續棐此尤黃全二子之功臣恨先公未及見也

吳先生嘉賓

吳嘉賓字子序南豐人道光戊戌進士授編修究心當世利病嘗條陳海疆事宜被嘉納二十七年緣事謫戍軍臺越四年釋回粵匪蔓延江楚以防堵武陽渡收復新城彭澤諸縣督辦本籍團練援郡城功賞內閣中書加侍讀銜同治三年於本邑三都墟口擊賊遇害年六十二奉旨賜卹並建專祠先生好學深思與倭文端曾文正相友善嘗言性是人命根與天呼吸相關處此處一斷絕便自棄其天無以爲人文端稱其言又云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祇自守老氏有殺機文正亦稱其言其治經字疏句釋而要歸於潛心獨悟力求自得尤長於禮所著有周易說十四卷尙書說四卷詩說四卷

儀禮說二卷禮記說二卷喪服會通說四卷四書說六卷求自得之室文鈔十二卷尙綱廬詩存二卷又有禮記匡註未刊行

參史傳

南豐縣志

禮記說序

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聖人之道曰約之以禮何哉計禮之行於日用者悉數之何止三百三千蓋自古及今雖號之曰萬猶有不齊也而禮之意實約後世儒者乃欲徧考古人之名物象數以爲禮是猶拾故都之遺甓謂吾將以成室可乎無惑乎其求禮者愈詳而禮愈不可得而復也天下之土壤皆可以成室百世之人心皆可以爲禮禮者所以止萬物使之不過知萬物之各有己分則知禮矣春秋傳謂魯昭公所習者儀也非禮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謂三百者禮之儀所謂三

千者又其威儀今周公所作猶名之儀禮而漢戴氏所集諸子之論禮者乃統名之曰禮記其無乃昧乎禮之所以爲禮也歟余始習經卽先治禮學苦其煩也以世多稱漢鄭君優於禮宋人廢其學而古禮遂湮本朝江氏戴氏兩先生皆尊鄭君其書最爲當時所重其他言鄭君者大小以十百數嘉賓獨嘗博求其說以爲其所是正者文字耳尙不得謂之儀況禮乎鄭君未爲能知夫禮之意者予旣論儀禮十七篇之大旨以爲小戴所輯四十九篇列於學官學者欲考其說非鄭君莫從也然其書純駁不一以其非出於一人其高者蓋七十子之微言下者乃諸博士所摭拾耳自宋以來取大學中庸與論孟並列爲四書世莫有異議者則多聞擇善之義固有不必盡同者邪余獨以禮運內則樂記孔子閒居表記諸篇爲古之遺言也備錄其文

以資講肄其餘論說多者亦全錄之否則但著吾說所以與鄭君別者以備異同焉易曰知崇禮卑又曰謙以制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古之制禮者上也上之人能自卑天下誰敢不爲禮者後之考禮每稱明堂封禪辟雍巡狩以張大世主欲假借古禮自比盛王此豈禮之意邪先王之禮行於父子兄弟夫婦養生送死之閒而謹於東西出入升降辭讓哭泣辟踊之節使人明乎吾之喜怒哀樂莫敢踰夫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分而其至約者則在於安定其志氣而已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者動於內者也禮者動於外者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夫禮樂不外乎吾身之自動而奚以求諸千載而上不可究詰之名物象數也乎

文集

祀帝篇

五帝者何也天也天有五帝以象覆也月令言木德王者帝大
皞火德王者帝炎帝土德王者帝黃帝金德王者帝少皞水德
王者帝顓頊此宰我論五帝德之說也自春秋以來有之夫帝
王乘五行猶諸侯國野列十二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然神不
歆非類盛德之祀必在其子孫故先王重繼絕世焉古之聖帝
明王多矣謂祀五帝卽祀太皞以下五帝及謂當配祀者皆非
也五行秉精於天施用於地列在五祀是爲地示復以號五帝
是以卑名尊也謂以五行及五色號五帝者亦非也號之自秦
始而漢以來因之至於讖緯爲之名乃益矯誣矣先王紀五帝
之號以周官徵之則昊天上帝其一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
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意者其祀五帝之別歟抑言其神則爲

昊天上帝言其位則爲五帝昊天上帝者天之主宰而五者特
昊天上帝周流之行位故大宗伯言其神則曰昊天上帝不曰
五帝小宗伯言其位則曰五帝不曰昊天上帝歟要之祀昊天
上帝必於南郊祀五帝必徧於四郊祀帝者皆祭天此其可知
者也昔之言祭天者曰一歲凡九春祈穀夏大雩秋祀五帝明
堂以先王配冬合樂圜邱又分祀五帝於其始王益以夏合樂
方邱在北郊則一歲有事於郊者凡十也以四時言之春有事
郊者二迎於東祈穀於南夏有事郊者四迎於南雩於南祭地
於北季夏又迎於南秋迎於酉又於南明堂冬迎於北又於南
圜邱夫祭不欲數郊如是無乃數乎先王盛夏則簡祭祀故廟
皆禴祭郊禮最大上下盡有職焉在民則汜埽反道鄉爲田燭
今一時之中用事更倍毋乃違於義而遠於情乎郊祀之服大

喪今祀五帝可服者二不可服者四

夏季夏秋及明堂爲四

則司服之義

非乎竊嘗論之夫迎四時盛德之神於當方之郊此月令說也月令非先王之制且月令但迎四時於四郊土居中央無外迎之說漢永平中始以此爲祀五帝其以季夏迎黃靈於中兆雖月令未嘗言之周官祀五帝必卜日苟用四立何卜之爲然則迎盛德非祀五帝甚明矣秋饗五帝明堂亦采月令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察其文主爲告犧牲備云爾告犧牲備於是月則祭猶不於是月蓋月令自季夏命合秩芻養犧牲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仲秋又命循行犧牲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至此告備凡三言上帝犧牲之用至廣特以饗帝爲重季夏合芻秋始繫於牢仲秋季秋皆巡牲其辭相承至孟冬始大割之也月令爲呂不韋

書乃秦制秦以十月爲歲首上雍祠帝時用牲三百牢又禱賽山川亦謂之嘗封禪書言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河皆有嘗醪是也其用犧牲尤多皆以十月祠故先時發命如此若周之宗廟始殺而嘗非季秋安得以月令季秋所言之嘗爲周之嘗更以是爲周大饗及宗明堂乎然則是亦非月令說又明矣月令非古書稱月令者又假以文後世之制是以其論益莽惟春祈穀上帝夏大雩帝諸傳記頗有之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以祈農事謂祈穀也周祈穀上帝歌噫嘻大雩亦祈穀詩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顧雩亦非禋祀之比春官司巫掌帥巫而舞雩雩者歌舞吁嗟以求雨掌于司巫而謂之舞雩其義輕矣雩宗別爲壇非帝兆謂之大雩帝以南郊上帝所在呼禱羣祀必先及焉故用盛樂而歌噫嘻之詩亦命有司爲

之耳

月令言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皆特言天子惟大雩帝蒙命有

司文大饗帝起下告犧牲非於是

月饗帝以此義類求之亦可見 故祭天之禮歲二而已矣一

祀昊天上帝一祀五帝周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裘祭天之服惟盛寒乃得服焉冬至祭天南郊見封禪書與周官大司樂合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祀昊天上帝彌尊故無卜日日以至歟冬至爲陽之始復於專祀上帝宜周官言祀五帝皆一之又服裘冕是同時而遍祀也穀者終歲之獲春者正歲之始以正歲之始祈終歲之獲其道當求諸徧於祀五帝宜傳者曰周有二郊魯惟祈穀之郊故魯郊以爲祈農事然則言祈穀之郊當徵諸魯魯僖公三十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猶三望望郊之細也郊祀祈穀徧於羣望況四郊之帝乎先王以正歲請命于上下神示凡在祀典皆

當舉焉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旣以敬
歲事之始又以國之大典不可數興故誓於百官戒於百族弗
命而民聽上大祀告虔百靈從秩於是望類兆於郊者莫不畢
禮山川邱陵墳衍兆於其方者莫不畢祭社稷五祀莫不畢祈
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者此也傳曰不郊亦無望可也祀
莫尊於郊苟廢郊則百祀無由舉王者闕郊猶諸侯無王也旣
郊乃奉天命以懷柔百神不更事矣所謂并百神于上天而祀
之者如此豈若後世於一兆之壇萃百神之位也哉古者舉大
事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
上帝先王季辛而畢由是推之其類廣則其時久蓋有浹日歷
旬者書缺有閒其詳不可得聞已記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遍祀五帝所謂大報天也主日配月主於陽位而配以

陰位也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子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郊禮之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王者適四方合諸侯本天以震之謂之天子將行覲禮祀方明必先燔柴其禮與郊祀同故記郊者首及焉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郊祀所載之旂也南門之外當爲祭天而復言禮日日者陽之盛也北門之外當爲祭地而兼言月與四瀆月與四瀆陰之盛也卒釋其別則言天地山川邱陵不言日月者明日月之爲天地也此主日配月之義也其辭及於四瀆山川邱陵者象郊之及於望也南爲尊而先至於東拜日郊祀亦然故掌次稱朝日祀五帝以東爲始以南爲正是故先言朝日後言祀五帝也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春朝

日則於東秋夕月則於西何以復禮于南北月天神也四瀆地
亦也何以并禮則知其義存乎陰陽矣不言天地天地至尊也
不言陰陽陰陽隱而日月顯也曰主日配月主於陽位而配以
陰位也南郊陽位東郊亦陽則從日北郊陰位西郊亦陰則從
月郊者事天山川邱陵四瀆亦陰也然非事天之義不言配且
祭之別有兆以是爲異於覲禮云爾記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壇者南郊泰壇所以燔坎者北郊泰折所
以瘞幽明陰陽也上下天地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依乎陰陽
天地而名之故曰以別幽明以制上下也此禮日南門外卽祭
天燔柴禮月北門外卽祭地瘞之說也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然
後爲日月生沒之正位故曰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此朝日夕月
之說也大報天則兼是二者或曰古祀五帝蓋終日而畢事記

曰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日未出旣入皆謂之闇以朝日出而朝日及闇日入而夕月祀帝之禮貴質貴誠埽地稽首器用陶匏無獻裸雖終日而畢事可矣傳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王巡狩會同皆師行惟祭祀謂之吉禮吉行者祭祀也都城方十二里郊兆在其外王行一日而周則五十里矣師行每日遷次故日三十里而一舍吉行掌次張大次小次有常法故日五十里而足以容禋祀古者儀用簡而禮官備祀五帝以一日徧後世儀用侈而禮官闕郊或十年乃再舉猶古者一歲巡四嶽而後世巡狩之禮至曠而不可行若以後世之不可行疑古人之難行則過矣或曰曾子問言諸侯告於山川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天子祀帝猶五日而徧故諸侯不敢踰焉是皆不可知要其爲同時而祭四郊則

斷可識矣易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天子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
公侯伯子男執瑞圭璧以朝王天子朝日與諸侯朝王比配以
月猶享王及后非事天之義何以及此烏有所謂一歲九祭天
也哉

喪服正等篇

服有五其等三也三族相與爲主人以三爲五相與爲親以五
爲九相與爲兄弟而分親昭矣旣葬卒哭親者變兄弟除朞而
成吉主主人變親者除再朞大祥主人除而喪節辨矣分親以
三列喪節以三成然而服之殺五何也周官司服天子諸侯之
凶服有斬衰有齊衰有總衰大夫士加以大功小功大功與不
杖朞爲一等小功與總爲一等經曰親者禭不將命以卽陳說
者曰不將命以卽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傳又曰如何而

謂之兄弟小功以下謂之兄弟然則大功上同期小功下同總
章章明矣大功者旁治則從父昆弟下治則庶孫外喪則姑姊
妹女子子適人者姑姊妹女子子其本固葦也昆弟之子期從
父昆弟非父之所爲期乎適孫葦庶孫非期降乎故大功上同
期小功者同姓則從祖之屬異姓則外祖父母同姓因其等異
姓以名加皆外喪也故小功下同總先王制禮明內外內之降
也不使至乎外因是以爲大功焉爾外之加也不使至乎內因
是以爲小功焉爾服之備五也惟旁治治上止乎三治下止乎
三大功小功之加上不以施於祖下不以施於適中不以施於
宗子宗婦其故何也凡正體之除喪也必因有事而除三月除
以卒哭期以小祥杖期三年以祥禫主人之喪節也凡屬之於
主人者皆視焉是服之正等也若夫九月七月五月之喪旣葬

卽葛歸其宮自終其月算而除親者避主人疏者以爲私隆焉
是非服之正等也非服之正等故上不以施於祖下不以施於
適中不以施於宗子宗婦或曰古者三十年爲世人壽百年上
不以及高祖下不以及玄孫服上下殺止於三可矣有及之者
其服也如之何曰曾祖以上苟有及者皆爲之齊衰三月可也
曾祖以下苟有及者皆爲緦可也等之極則通齊衰三月正體
之服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是也宗子且然況其祖
乎緦服之末也傳同纓緦同纓猶服之況其子孫乎故服等之
三其道至於無窮

喪服改制篇

周公之禮未有行於今者也而喪服屬存存之者非後王之所
能爲也有由然者人倫具乎是尊卑貴賤親疏長幼內外之

交麗乎是嫌疑猶與分爭辨訟之端決乎是故是禮之行缺如
而其體存雖然果存乎哉凡喪服之大義三一日父二日君三
日宗繼周者喪服三變矣漢文帝詔吏民短喪而君之義微唐
以後加異姓服有大功袒免而宗之義微明制加子爲母婦爲
舅姑皆斬衰子爲庶母期父爲長子同眾子皆期而父之義微
先王制禮莫敢公訾而顯易之者其散亡磨滅則欲復而不可
非可而不欲也喪服先王之所尤盡心也其書幸詳今枝條節
目猶相與奉帥而守之而其大義先變何哉變之者亦非後王
之所能爲也有由然者也古者君世其國臣世其家相與爲一
體自戰國並起國無定臣及秦行督責之術民忘君矣且秦人
子壯則分出他贅父喪已不行而君喪何爲文帝因是以變之
爾古者士大夫有廟則有族廟制不立民忘宗矣且自漢以來

人君疏骨肉親外親下習化之以爲風俗同姓邇而易睽異姓私而易合唐之君臣因是以變之爾古者田宅受之君職業受之父士之子旣冠傅之疇人各從其父疇學之爲子者思在能繼父而已後世職業廢而智力興父子兄弟競爲行能不相資稟拙者自求不贍巧者以得爲榮民忘父矣士大夫知生我之恩莫知象賢之義皆曰父母何算焉明之制因是以變之爾且夫禮之作由人心生也明乎先王所以興人之心則知禮之不可以損益也矣語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服者恩義合義非恩無以有服恩非義無以有服臣爲君服義也有恩焉恩不至徒畏而不愛子爲父服恩也有義焉義不至徒愛而不畏臣畏君天也不愛則畏之道不可以久也子愛父天也不畏則愛之道不可以久也故先王爲喪祭之禮使臣知愛其君使子知畏其

父論喪服者曰緘經哭泣恩之飾也哀痛惻怛愛之情也言愛則母與父固同矣故隆母以敵父隆母之黨以敵父之黨反以疵禮夫謂禮爲由於愛之情者爲無愛者言之也非以盡禮也禮未有徒愛而行者也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父母家之尊也子婦家之卑也尊以臨卑卑以事尊雖然家之命父制之而母從焉子承之而婦從焉貳之則亂故夫妻敵體妻爲夫斬衰夫爲妻期未有疑焉者也子之服母由是別焉子居父喪時見乎母母服斬與子同母之喪期父釋服矣子自若遂服則何以事父乎故父在爲母期家之中居處宮室從乎父飲食養御從乎父往來交際從乎父父子異物雖小而不行故父服未釋而子卽吉者有之矣未有父除服而子猶行喪者也今也子與婦自俱服斬則是與尊者異物也出妻之子爲母庶子爲其母不從

乎父而自爲服君子不奪人之親父命爲之焉且家所重者長子長子事父故出妻之子庶子爲父後者皆不得爲其母服制於父也士爲妾之有子者總眾子爲庶母總亦制於父也今爲庶母期是從其庶昆弟不從其父父不貴妾子之尊庶母也安從生人道莫親於父母婦人則重承夫重承夫則降其父母而事夫之父母凡親上之服降其夫一等由夫而推也子則夫婦皆親之凡親下之服同其夫由子而推也今服舅姑與夫同則親上之服當畢同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至於夫之諸祖父母所進多矣內外之際若是其無等與子天親也婦則異姓也婦人之義事夫而止夫之外未有可以自親者傳曰婦人無二斬不能二天也先王之爲斬衰使臣以事其君子以事其父妻以事其夫三綱之表也故斬衰至重斬衰之倫多則將不

重古者天子謂之王王之號至尊其後列國稱王國猶是也而王之號不尊夫服亦若是焉爾矣子事父母與婦同何以爲親其父母婦自同其夫以事舅姑何以爲尊夫故子之於夫妻之於夫猶斬衰也然而已輕也然則禮爲長子斬衰何也曰世之正體也妻子一也妻繫其夫姓夫不繫其妻姓是爲附體子以世繫之父父以世繫之長子是爲正體長子死當以昭穆祔於考父不可不主也主正體者必斬且長子死適孫爲祖後祖不服重服則孫莫敢服重服也繼世者嘗重其世重之則有所授也有所受也不授不受與不繼同後之姓非不繼世也古之繼世者如種樹木末雖大必從其本後之繼世者如種穀實落則根莖夫宗子之義自長子始斬衰之爲長子服也義之大者也與君父等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先王

之喪服不爲婦人斬衰豈苟焉而已哉男子重其君父又自重其世而後家國之道成婦人卑於男子專爲其夫重故男子百世奉其宗廟之道也婦人一世屬其身之道也子爲父黨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服窮猶爲之袒免族人又服其宗子以事大祖若是者百世之道也爲母之黨三族而止若是者一世之道也昔者黃帝始建萬國封諸子而命以姓遠者傳三四千年言世本者必自黃帝始爰及三王禹始傳子文王治岐仕者世祿蓋繼世之道兆於諸侯成於天子施及士大夫非一日之故矣當其始雖天子不能以繼世勞之至也及其後雖士庶人皆得以繼世安之至也其先成於諸侯也天子命之也天子不世無以治天下國不世無以治其國家不世無以治其家治成而上下達有天道焉土未平天子不能世天下禮未詳士大夫不能世

其家土平於夏禮詳於周先王之制經乎天地今之爲喪者蓋略矣民迫於求生不暇哀死輕喪無一日之感期大功僅視古兄弟之喪以是而爲尊親若有不釋然者於是益之益之非能踰禮咎在不及禮爾王者帥天下以嚴父民知大義矣先王之喪服其於人心猶呼而響也不爲禮則已爲禮安可變哉

吳先生敏樹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選瀏陽縣教諭小有不合卽自免歸先生少工詩文試禮部時梅伯言朱伯韓邵位西王少鶴相與倡古文義法於京師有以先生所序歸文別鈔示伯言者於是能爲古文之名日盛而先生雅不取宗派之說謂當博取古書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自域者平生辭受取予兢兢自持不使一事擾其胸肌與文正交最篤當率師東

向賢豪景從文正堅請與俱先生不可終身未嘗干以私文正
督兩江延爲上客先生因以其閒徧攬緣江名勝及西湖而歸
同治十二年卒年六十九所著柈湖文集十二卷又有周易注
義補象國風原指春秋三傳義求大學中庸考義孟子考義孝
經章句柈湖詩錄柈湖詩話年譜藏於家

參史傳

杜貴墀撰
郭嵩燾撰墓表

詩國風原指序

始余讀書竊好思議古人之事以今事情而度之常多有疑而
不可決者而詩國風疑之最甚蓋孔子云詩三百蔽之思無邪
是該國風與雅訟同義而風獨多男女之言其言或至猥褻乃
邪之甚者將使讀者思而正之是謂諷一而勸百可疑一也閭
巷田野之人豈能爲詩而風之辭婉而工其用聲韻十五國若
一無方音數千年讀者尙可尋其聲部是必學士大夫之能者

爲之而其義若僅可覘覽風口而已可疑二也詩皆以入樂國風者國之樂也掌於樂官工者歌之是宜揚其美而諱其惡而其先君夫人醜穢之刺不能除去使布在天下可疑三也詩樂皆在其國而已左氏所稱七子之賦不出鄭志今其篇皆在鄭風而他賦常不限國則諸國通習之傳又稱吳季子觀樂於魯魯樂師爲徧歌諸國其數正同但其次稍差爾此皆在孔子之前孰爲定其篇章而傳之如此可疑四也國以美刺而有詩其爲之者前後宜無算而衛風僅自莊桓宣惠以逮文公之世鄭亦惟武莊昭文齊則明見襄公而已不知詩樂之作實起一時而前此未有之與又何一時之事累篇競詠而後此斷絕與可疑五也此五疑者余私畜之鄙衷嘗以稽諸古志之遺按之先儒之論而皆未有以合也若夫一詩之說往時讀集傳以校諸

古序傳箋多有不同而得失短長亦均有之未可以定也竊嘗欲審揣詩之時世以求其歸而心難之今年夏余治論語義方畢而塾有課童孫讀者閒與論風詩意忽有所發乃獨臥一靜室隨所憶之篇微諷之又起誦之既似有的矣乃以其言之隱與其時之事合之則見夫風詩之指全在託興寓物遂得日月終風之解因以是推之日有所出其事皆東遷後諸國之大故而詩者直如史官之書其事爾今而後乃知國風之義之大繼王迹之熄匡諸侯之政存人治之綱紀於橫流波靡之時故諸國之作可與二南豳詩並列爲風而以與二雅三頌同載爲經其一出而當時君卿大夫歌之於禮會學士肄之以爲業孔子用之以爲教而其事之與春秋相出入者其取義未之有異也然則其書當出於周之太史所集諸國前後自皆多有其詩而

此其所斷錄者也故吳季子之請觀通曰周樂云余既說邶至
檜終幽乃還於二南卽皆以史志之義得之與古之說者大異
然私以爲吾之說之者幾其本指也旣成以序次之命之曰詩

國風原指

詩國風原指後序

詩之道用於邦國天下與尙書同其體有別爾書者直書其事
或述其事之言常以一事爲一篇多或數篇而一事其本末皆
具也詩則取其事播之樂歌其辭或顯或微而皆以抑揚反復
曲盡其事之情書之所不能直言之所不能畢者皆於詩見之
蓋雅頌之事大指章明矣至於風則隱焉及余竊以是說求之
乃知其多出於史氏以志其國之故其一事爲篇或數篇一事
尤與書同余於周召二南見其皆爲志文王時事之大者於邶

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皆爲州吁之亂而新臺二子乘
舟與鄘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皆爲宣姜於衛
考槃碩人皆爲莊姜於王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皆爲東遷
葛藟采葛大車皆爲鄭伯來朝於鄭將仲子兩叔于田皆爲克
段其諸詩皆爲公子爭立於齊著東方之日南山甫田盧令敝
筍載驅皆爲襄公文姜於魏沮洳園有桃唐椒聊杖杜皆爲晉
棄公族而唐蟋蟀山樞亦皆爲沃於秦蒹葭終南黃鳥晨風無
衣皆爲穆公於陳衡門以下八篇皆爲靈公淫夏氏檜之四篇
皆爲鄭桓武立國曹之四篇皆爲晉文公入曹豳風鴟鴞下六
篇爲周公東征一役之始末以是推之一國一公之詩其多宜
數十百篇通諸國歷數公多且無算而所錄者一事必全而已
甚矣其取之少也然則其在錄者蓋非獨其事義之大抑其文

詞之工足以稱之今之傳說者特失其所以爲工者而不知也
若夫錄詩三百之由吾度之蓋二雅商周之頌二南七月之風
興於前世者世宜稍見之矣其成錄之書與國風魯頌而爲三
百者則宜一時之所出其爲魯頌之僭而作乎春秋僖公三十
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春秋書魯郊以譏其
僭不可悉書書其有變故者此始見於僖公之編則僭郊者僖
也晉文公嘗請隧於襄王而不許矣魯何敢僭郊魯舊有禘樂
成王所賜以世祀周公者而禘樂之用實周之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故其名曰禘魯之舊用禘其
樂章無聞蓋必有減制者而僖公嘗從齊桓逐狄定邢衛備戎
戍周及伐楚通徐以取舒又會于淮齊桓旣沒僖乃竊自爲功
必緣禘樂之舊以作頌請於周並立周廟以祀稷而王許之亦

賄取之爾魯遂以配稷於郊其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曰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僖之始郊也是時周蓋有良太
史者傷王室之遂微諸侯之廢法以周公之後而僭亂至此故
得其詩而出之閒之商周二代盛烈之中以顯其夸大虛美之
恥其頌也乃所以爲刺也而又並出諸國之風可爲法戒者魯
雖去其風其見於齊之刺者抑又不可掩也是故其義公其法
平諸侯不敢非以怨而學者爭誦其書遂爲一經之定本矣左
傳文公十五年有鄭子家賦載馳是時國風已行於世而魏秦
陳之詩之時猶有在此後者其詩後得也蔡無風者無得也杞
許邾莒諸國亦當有詩不錄微也燕無風遠也宋風不入有商
頌也楚大國其人最能詩而無風或曰二南當之非也二南周
詩也楚稱王其詩必言其風無楚者亦春秋之法也

文集

爲曾侍郎論金革無辟

古今軍旅遭喪起復之事必取斷於戴記金革無辟之條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竊詳讀此文蓋春秋大夫卒哭從戎習爲常事故聖賢嚴辨而正之如此然孔子旣言其不可矣而子夏復問孔子復引魯公之事以答之何也豈不以國家有急而任事之人或不得代於此之時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若魯公伯禽之事必不得已而行之其可也人之

賢者少不肖者多金革無辟雖禮之變古有行之者而必不可
以許人聖人之意略可於言外見之蓋有爲爲之非從其利者
猶聖人之所許也後世無故奪情之事紛紛而有而金革無辟
幾爲正文動可援引然後知聖賢防慮之深禮之不可以幾微
假借也今兵部侍郎湘鄉曾公討賊江西而遭父憂旣聞訃奔
還而以不得請終制爲疑以書商之左郎中季高並屬及於敏
樹先是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以募勇
起軍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爲而爲非從其利者今
賊固未平軍未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
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僞言之者人又知之
然其事固有所不能得也所謂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
非今日之謂乎果朝旨仍命之卽無可辭者矣愚聞曾公前日

嘗數請於朝乞無加官賞奏摺中嘗以不填官銜致被旨責其
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左季高之論今事曰曾公終制不得
請宜請開兵部侍郎缺而身討賊如故此論與曾公前所自處
正合愚又竊以金革者國之變故非吉事也鑿凶門而出戰勝
以喪禮處之與居憂之義猶不甚相遠故古人有不得已而行
之非諸奪情起復公然爲朝官之比也喪禮之廢壞久矣獨丁
憂之名存而古人居喪之實盡去衰亦無弗墨者曾公素講於
禮今不得已而從金革所猶可私自盡者哀痛之實寢處飲食
之事視世之名爲居廬者相去大遠如是亦可以無譏矣輒不
自忖書此以質於季高而附致之曾公焉

曾公自書金革無辟論後

未盡蓋謂之言既平不奪人之諒

曾侍郎之以兩次奪情爲疑也蓋其起前喪從戎之日嘗有事

乎補行心喪之請故欲遂請終制而以問於人答其問者皆曰
當依朝命而已愚獨以爲未盡蓋記之言君子不奪人之親者
謂君不以事命之亦不可奪親者謂君雖命之而亦不受也君
父之重一也一故不能以相奪今身在軍者雖父母在不得顧
養而必致於一死此義人人之所曉也君之重可以奪人之子
之養者父不得以私其子其義不係於其子也若喪則子之事
也子之義固可以辭於君有以君重而不得自私其子者無以
君重而不得自私其父者然則曾公必當終制與曰當終制而
必不得然非獨朝命之謂也曾公以募勇起軍於今六年東南
之事曾公實爲之倡兵勇將佐相隨起者實尸主之而江西諸
郡方急釋而去其憂彌大假而當終制三年其卒能自安於其
心乎始曾公在軍中聞訃奏後遽馳歸左郎中以其不俟朝命

大非之愚以爲江西去其家近而軍事暫有所付雖未盡於禮其心可原也奔喪之急急在其爲子而不能無少緩於爲臣既葬卒哭矣則若曾公之爲臣者又急於其爲子也古者臣有大喪君命三年不呼其門而記又有日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竊嘗思之古天子諒闇三年百官聽於冢宰之禮自周世已不能行而天子於諸國及諸國君臣之所有共事者亦必不能以終喪無與固時勢然也此金革無辟之所以通行而子夏氏之所以疑也今若曾公之事而百日之後復起從戎有何嫌乎比聞朝旨已給假三月且賞銀四百兩治喪聖恩高厚非尋常奪人親之可論而曾公於事必不可辭則又非奪親也其爲子也其爲臣也一事而已矣今曾公實有終制不得之心

而余幸無他私於曾公之意然余之議此猶懼焉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禮者固士人之所得議襲於牀禮也又禮之微也而子游以專諾蒙議況於喪不終制犯禮之罪無大於此而余何人敢言之故復著其說以白於當世之知禮者

胡先生林翼

胡林翼字貺生號潤芝益陽人父達源字濤甫嘉慶己卯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詹事府少詹事爲學鞭辟近裏嘗採先儒諸說有裨世教者爲弟子箴言十六卷自序曰士莫先於奮志氣而學問則擇執之功莫切於正身心而言語則榮辱之主修其彝倫族黨之誼謹其直諒便佞之閑嚴其禮教範圍之防辨其義利公私之界謙讓節儉善之修也驕惰奢侈惡之戒也德

備而才全體明而用達故以擴才識裕經濟終焉又著有聞妙
香軒文集卒年六十四先生夙秉庭訓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少
負才氣不甚措思道光丙申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子典
試江南坐事降一級調用父喪服除捐升知府發貴州歷任安
順鎮遠思南黎平府事所至詰奸捕盜築堡儲糧民賴以安咸
豐元年詔舉才堪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鏞以先生之
名應三年文節督湖廣奏調赴軍率千人以行未至而文節戰
歿遂留湖南已補貴東道遷四川按察使俱未赴調湖北按察
使曾文正公圍九江檄先生會討屢破賊於湖口五年自請回
援武昌以布政使署巡撫是時武昌三陷公私赤立軍飢餉絕
先生爲書告鄰省情詞深痛人敬其誠稍資助之不足則發其
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感動聲威復振駐軍金口洪山之閒

與賊相持從容談笑雖困彌厲卒以偵知賊謀先發制勝六年十一月克之實授巡撫乃一意振興手定條教清倉庫理漕政設鹽課榷貨釐選牧令屏浮華表節義興廉尙能與吏民更始鄂戰初捷進規九江遂令李忠武公續賓統所部往攻而巨寇自江西皖北來犯冀解其圍先生分兵拒擊不爲所擾八年四月拔之潯戰初捷進圖安慶繪圖數十紙分致督師將領遂定分路進攻之策旋丁母憂歸而李忠武戰歿於三河先生被詔卽起親駐英山太湖爲之策應賊紛擾鄂境冀弊其力如九江之謀而加甚焉先生之鎮定不移亦如其初是時湖北轉弱爲強越境分援練兵籌餉引爲己任一無所諉於人十一年八月曾忠襄公國荃殲其巢而復之先生病已亟聞文宗崩悲慕嘔血而卒年五十諡文忠所著有讀史兵略四十卷但湘良爲編

輯奏疏六卷書牘七卷批札一卷名曰胡文忠公政書別本題

曰遺集者八十六卷

參史傳 李元度撰別傳 朱孔彰撰別傳

讀史兵略序

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由於逸樂君子矧其祿而不憂其職小人溺於俗而不憂其不可常顧屑屑焉上下媮薄幸其苟且安樂以沒其世此召禍之最巨者也然而轉移氣化之柄則賴在上者有以防患於未萌是雖忘寢食以憂之猶懼其罔濟而敢自存幸心乎是故激而爲兵戎禍之燎原者矣或營或競爭踰其則知巧迭構強弱相賊於是敵國外患糾紛侵奪神農軒轅怒然憂之赫然伐之迺得安謐蓋上古聖人憂兵戈之爲害烈也世歷三古弼治以武有周畫井田置六鄉其鄉遂之民皆兵也其六官之長皆師也其教士也射御其取士也

射於澤宮貢於鄉射若有斯須不忘武備者周德不競陵夷至
於春秋大小相并弱肉強食孔子憂之作爲春秋垂法來世左
氏承聖緒萃諸國寶書以爲之傳權術詭譎靡不畢究後暨漢
唐以逮有宋蹂踐吞并亂靡有屆宋臣司馬溫公憂之輯爲通
鑑覽古考新憲章聖學而成敗利鈍之效或愆或謀燁然炳若
燿火焉嗚呼蓋君子之憂世如此其深故其紀載如此之詳也
林翼遭時多故過蒙殊恩畀以疆事與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
戎於江漢受任旣重深惟負乘之懼顧才不副志略不稱心私
竊憂之戎幕相與從容風議者輒及二書因條取其言兵者彙
編之以朝夕循覽期牖頑鈍嗚呼監於成憲其罔有愆蓋自憂
其德薄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也然而煦嫗覆育滋愆無極鬪詐
矜力雄桀以爲德毋曰胡害其禍將大庶幾覽斯編者憂世風

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爲之防以無悖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云爾是書經始於九年二月朔日歲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及門江寧汪孝廉士鐸分輯者漢陽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張君裕釗獨山孝廉莫君友芝長沙明經丁君取忠長沙布衣張君華理也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將俟續刊之

左先生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湘陰人少有大志負奇氣喜爲壯語道光壬辰與兄宗植同舉於鄉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究心輿地兵法討論國聞陶文毅公澍引與計事驚歎曰天下奇才也咸豐初粵寇起湖南巡撫張亮基延居幕府駱文忠公秉章繼至尤倚重之寮屬白事文忠一則季高二則季高可否畢聽其意胡

文忠在鄂屢謀挽之出助曾文正曰湖南吾根本不可無左公於時名聞朝右文宗召問編修郭嵩燾且命爲書諭意會有以蜚語上聞文宗察其誣詔問文正遂命以四品京堂從文正軍十年秋提兵而出轉戰江西皖南之間次年八戰八捷斬馘逾萬補太常寺卿幫辦江南軍務杭州陷授浙江巡撫同治元年自婺源進攻開化克嚴州二年克金華紹興晉閩浙總督仍兼浙撫三年克杭州會蘇軍克湖州統軍入閩追寇至嘉應殲焉至是粵寇之根株始絕封一等恪靖伯在閩肅官方修武備設船廠購機器造輪船又設求是堂教子弟習外國語言文字算學測繪以儲實用五年移督陝甘並授欽差大臣督辦軍務先生奏言方今所患惟捻與回以地形論中原爲重關隴爲輕以平賊論勦捻宜急勦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

腹地六年入秦部署防勦諸師不使捻與回合西捻南竄擾及畿輔督師回援命將繞出其前大破之於獻縣七年會淮魯諸軍滅之於荏平始入覲穆宗問西征師期對以五載還至西安遂定三路平回之策八年陝境肅清進規甘肅九年破金積堡十年克寧夏十一年克河州十二年克肅州關內悉平以總督協辦大學士是時海防事起有議棄關外地者先生持不可德宗卽位遂有督辦新疆軍務之命先生慮協餉不繼貸外商與民錢并帑項足千萬士飽馬騰光緒元年大舉出關越戈壁復新疆北路二年拔吐魯蕃一月之中行三千餘里遂以其冬盡復南路八城晉爵二等侯惟伊犁爲俄人所踞朝廷因西師戡定遣使索還議久不決當事之亟有詔備邊先生舁櫬以行出至哈密六年奉召入朝留值軍機七年而伊犁還晉東閣大學

士出督兩江八年法人侵越南先生自請赴滇督師以議和而
止十年再入值軍機法人擾臺灣出視師福建十一年和議成
引疾乞休尋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策西事時於地形要害敵情
虛實剖晰上陳如指諸掌初議主興屯田聞者迂之及觀其措
施簡精壯爲兵使愿弱屯墾玉門內外草萊盡闢官柳夾道成
陰化窮邊爲勝景恢戎索於職方蓋其學術志事素所蓄積者
厚故發之者宏遠也所著有奏藁六十四卷書牘二十六卷文

集五卷詩一卷聯語一卷別刻爲盾鼻餘瀋一卷家書二卷

參史

傳

吳汝綸撰神道碑
朱孔彰撰別傳

奏藁

請禁絕回民新教摺

奏爲請禁絕回民新教以弭衅端而崇聖化事竊回民以西戎

族類雜居中土自古已然載籍詳矣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方之野產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一自爲夫婦至囑撒而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靈闡明清真之教回眾翕然從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教自稱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書有天經一部回族稱爲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人劉智所撰皆發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字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爲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日唸謂誦經一日禮謂報恩一日齋謂絕物一日課謂忘己一日朝謂歸真所謂人事者五謂倫常之理七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蓋其原本出於天主耶蘇而時雜

以佛氏之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袤詭異之流專以句結爲事煽誘爲能也是故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媾未通俗尙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代任其翔泳區宇之內譏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才准其仕進由文武科甲得官擢至督撫提鎮者亦不乏人固未嘗以其進於中國而外之也乾隆年間兩江督撫臣奏回教不宜留於中國高宗純皇帝特加訓飭聖謨洋洋足爲百世法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由西域歸詐稱得天方不傳之祕創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爲不軌四十九年田五繼之大軍先後致討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能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渾者與首逆馬化澂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至馬化澂而其燄漸張復託名經商到處煽惑回民行其邪教近據各賊供京師齊化門直隸天津及黑

龍江吉林之寬城子山西之包頭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

黨在彼傳教其傳教之人曰海裏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拉

如內地之稱蒙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澂則自稱總大

阿訇也其教規大略與回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向

上新教則兩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則夥誦唧噥

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則脫鞋送葬凡茲細節異

同固無關彼教輕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斷絕者爲其自託神

靈妄言禍福行爲詭僻足以誘惑愚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

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一如白蓮清香無爲圓頓諸邪教

之足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臣於金積各犯解訊時細心推鞠

有供稱馬化澂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伴多寡

之數從前官軍攻勦靈馬化澂父子兄弟悉眾抗拒預言官

軍將退回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澂時露靈異療病則愈求
嗣則得之類有供稱馬化澂於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陳過犯
罰撻皮鞭代爲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回性多疑善詐異於常人
然一經新教蠱惑卽如醉如癡牢不可破方金積長圍久合時
陝甘各回飢困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化澂父子兄弟藏有餘
粟無敢竊議之者迨局勢危迫至極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
訶必有保全之法馬化澂詣營求撫意在一身塞咎見好諸回
而諸回目踵營看視者日凡數輩見馬化澂輒雙膝齊跪不呼
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豈能至此茲幸誅夷遷徙異
患可冀永除惟新教傳染已廣回民聚集之處率有傳習新教
之人不及時嚴加禁絕仍慮歷時稍久故智復萌不逞之徒時
思竊發又將重煩兵力也除已獲海裏飛阿訶諸逆穆四穆五

馬承祺牛占元牛占寬等業經訊明懲處未獲之金師傅馬篆
鮮二犯咨行各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曉諭所屬各府廳州
縣回民嚴禁傳習新教其從前誤被新教迷惑之人概准自首
悔教免其治罪庶幾漸趨覺路永拔迷津新教絕而回族安關
隴可保百年無事也至各省傳習新教爲時尚淺良回僉稱新
教傳染雖廣各省回民亦頗知爲彼教異端多有不肯遽信者
如黑龍江回民約二千餘而傳習新教者僅祇百餘卽其明驗
若乘此時嚴加諭禁無難預杜亂萌合無仰懇聖慈敕下各將
軍督撫大臣嚴禁回回新教出示轄境各回寺嗣後遇有新教
阿訇海裏飛等到境煽誘愚回卽由各回寺首董縛送所在官
司訊明懲處其從前被誘誤入新教之人仍准首悔免罪則愚
回有所懼良回有所慕不但地方可臻安謐卽回民亦長荷高

厚保全之恩於無既矣臣每繹廷旨分良匪不分漢回敬仰我皇上仁育義正之德上符高宗實握千古治戎機要謹就愚昧之見據實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書牘

上賀蔗農先生

奉別後月紀兩更矣敬維德業日盛起居安樂祇以爲慰爾維春飭風日晴美南城杖履山仁水智固眾芳之所在惟君子能得朋雍雍經堂粲粲門子晨彝夕訓步步趨趨顧而樂之樂可知矣宗棠頑劣不足算事先生二年於茲請益徒殷末由苦卓猶且開蒙發凡寸詣有進矧諸狂簡亦越中行其能傳文章通性道以無慚吾師之弟子者當更何量耶宗棠見假館隱山鍵居西樓肇事方輿家言爰披圖乘竊意古今談地理者索象於

圖索理於書兩言盡之矣然而陵谷之變遷河渠之決塞支原之遠近疆索之沿革代不侔也又土宇有分合則城治有興廢於是疆域襍錯攻守執殊故有古爲重險今爲散地彼爲邊處此爲腹裏者如此則圖不能盡紀也廣輪之度山川所著也山川脈絡準望所生也於是方邪迂直高下均於是乎憑之然而一言東則東南東也東北東也果何據以爲此郡此縣之東乎旣辨其爲東南矣又或以東兼南以南兼東或東南各半始以毫釐終以千里果何據而得其東南之數乎旣得其東南之數矣或自某省量至某府某府量至某縣又自所界之府州縣治忖之或饒或減歧出不定果何從而折衷至是乎如此則書亦不能盡告也亦不能盡信也宗棠不揣竊自思惟以爲欲知往古形似當先據目前可據之圖籍先成一圖然後辨今之某地

卽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經史言地之始亦猶厓家推步之法必先取近年節令氣候逆而數之乃爲有據故千歲日至可坐而定也欲知方位之實當先知道里之數欲知道里之數當先審水道經由之鄉凡夫行旅輿程之記村驛關口之名山岡起伏之迹參伍錯綜以審之直曲圍徑以準之以志繩史以史印志卽未必盡得其實其失實也亦寡矣古書流傳絕少賈圖李志恆不多見諸書引注除蔡沈王伯厚胡身之數家外類多牽鑿而外閒所行諸圖位置乖舛尤無足觀大率先畫疆域大界稍依各書填載方向展轉增竄不求其安譬猶鑿趾以適其履誠不知其不可也宗棠才識昏陋詎能辦此又僻處深山雖稍有書籍究尠友朋討論之益良用慨然思不自克以爲儒者羞辰下左圖右書以日以夜擬先作皇輿一圖計程畫方

方以百里別之以色色以五物縱橫九八稍有頭緒俟其有成
分圖各省又析爲府各爲之說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貢九
州以此圖爲之本以諸史爲之證程功浩蕩未卜何如竊有志
焉不知當否伏乞夫子不以爲不可教誨而卒訓之辨疑解惑
加以督課小子不敏未或敢怠

劉先生蓉

劉蓉字孟容號霞仙湘鄉人少負奇氣能文不事科舉與曾文
正公羅忠節公力求程朱之學尤務通知古今因革損益得失
利病與其風俗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於三代思一用其學
術以興起教化維持天下之弊不樂貶道以求仕進年三十其
父督令就試補弟子員會兵事起與羅忠節公王壯武公鑫治
團練已而從文正軍中以功保訓導軍至義寧忠節建議規復

武昌據天下形勝文正躋之於是忠節以左營屬先生累功至知府旋以弟蕃戰死念父年高解兵歸咸豐十一年駱文忠公總督四川奏調佐其軍署布政使尋授實藍李諸賊縱橫眉綿者久先生策其緩急數擊破之而巨寇石達開自黔入蜀其勢將與之合先生卽自視師敘州再戰石逆就禽蜀事大定奉詔督軍陝南就授陝西巡撫其時粵寇距漢中回逆起甘肅捻匪自商南內犯蜀賊餘黨亦入陝境先生外搏擊肆應而內拊循其人民噓枯蘇困開化勵學清理回產歲墾獲數百萬斛政教大行吏民欣欣嚮治以忌者中傷爲言官所劾先生疏辯論者又以爲激切坐是革職留任再疏引疾乃開缺留陝辦理軍務後有灞橋之敗自劾歸益自刻厲築玩易閣讀書其中足不出庭戶者七年自言志幾於道而行之有弗達學不足也天下之

變無方而吾心之知有閒及時勤吾學焉可矣同治十二年十

月卒年五十有八所著有奏疏二十卷養晦堂文集十卷詩集

二卷思辨錄疑義二卷其他經史撰論甚夥皆未成書

參史傳 郭嵩

燾撰墓志銘

文集

復羅仲嶽論養氣說書

伏承不鄙辱示所著養氣說一篇使之參訂引伸觸類約數萬

言所以發明此氣之浩然者行夫一身之中而充夫六合之內

貫幽明徹上下亙古今通人物無有乎或閒無有乎或息無有

乎或遺而又即古昔聖賢所以窮理去私盡心知性以復本體

之剛大而致一身之中和者推而極之以至參天地贊化育莫

不由此氣之得所養以成之也此其識量之大規模之宏蓋非

嵬儒隘淺之見所能彷彿顧私心有不能無疑者感下教之忱
輒獻其愚惟明者察焉其或未安亦望反復詳論以匡不逮則
淺陋之望也蓋嘗推尊著名篇之義證諸孟子答問之說覺其
所以論述先儒之旨要雖若多所發明而或頗失其本旨所舉
功夫之節度雖若極其詳密而或不得其要領所推功效之極
至雖若極夫高遠而或頗過其分際至其所以反覆推闡之意
雖若極其深切而或不能使讀者有所感發興起於其中也是
以綱領雖具而每有過自主張之嫌條目頗繁而不免強求貫
通之弊至於行文措詞亦或未中步趨往往累幅盈篇莫得其
真意要切之所在若出一時倉猝掇拾補苴而爲之者亦恐未
能果當於修詞立誠之旨也夫孟子當日答公孫之本意蓋言
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者惟能養此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是以

事至而不爲之懼禍至而不爲之怵而措施之際剛果勇決雖極天下艱大重遠之任處之裕如不以自作至其所以養成此氣者則又由平日所爲事事求合夫義而又不雜人爲以害之及其積累之久完養之固仰無所愧於天俯無所怍於人則此氣之生於中者自然盛大流行非眾物之所得撓也其或有一毫不自快足之意則此氣之浩然者亦遂欲然消阻而不足爲道義之助學者於此不可不加戒欺求慊之功以爲任重致遠之計此孟子養氣一篇所以開益後學而擴前聖所未發也今徒見其本體功用之大而樂言之而於孟子喫緊爲人之意反未能有所發明此弟所以妄疑其本旨之未當也至於功夫之節度則下文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盡之矣四者有一定之準則而不可雜以紛紜馳騫之意有自然之積

累而不可求以淺狹躁急之心其爲教甚詳而操之也約其用力有漸而資之也深其慮患已周而戒之也切蓋不必鯁鯁焉較計此氣之得失而養氣之功已無不備此聖賢之言所以渾融該徧自無支離疏漏之弊也今不卽是四者程其功戒其弊而屑屑推於一二行事之間宛轉牽合以爲所養得失之驗此弟所以妄疑其要領之未得也若夫功效之呈則本文所云塞天地配道義者旣已舉其要矣是惟自反常縮乃曾子所謂大勇非黜舍之守氣告子之外義所得擬焉而其他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說又其驗也蓋惟有以養其剛大之氣而本體不虧斯足以塞天地而無閒惟有以極其快足之意而內省不疚斯有以配道義而無懼是其爲說旣各有所當而不容混而其爲效亦自有其等而不可差至

於養之粹居之安則與天地參由仁義行而塞之與配又不足
以言之矣七篇中所舉睟面盎背之說動容周旋中禮之云皆
不以養氣爲言蓋由充養之純粹乃著盛德之光輝與此所謂
浩然者又自有精粗之別而功候詣力亦各有淺深難易之不
同未可相提而並論也今一以養氣爲說而於聖賢德盛化神
之詣率皆擬議妝點以爲養氣之效此弟所以妄疑其分際之
或過也凡此皆鄙見所未安而細推一篇大旨則所以立論蓋
亦姑襲其名而不必盡循其意以是掃去羣言特標宗旨務欲
大其規博其趣自成一家之言其用意則既高且遠矣顧於私
心有未安者竊恐不僅微言之失亦懼夫大義之或乖也夫古
者聖賢教人之意著於書者詳矣要其旨歸類皆先其本而後
其末制於外以安其內以此爲下學之功卽以此爲上達之道

此宗旨所以不偏門徑所以無失也今皆置此而別標宗旨之名舉聖賢所謂精一執中博文約禮明德新民主敬窮理之訓悉推而內諸養氣之中則其立言之大旨固已不能無偏矣因其大旨之偏不足爲眾理之綱領立羣言之折衷於是強彼之意爲我之說反復遷就牽合膠附以曲爲左驗雖其引類連義若有據依而詞意支蔓不能果當於義類之所安者蓋亦多矣使學者因是以求之舍其志之本而馳騫於氣之末則向外走作掘苗助長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恐亦不待末流而後失之也至於措辭命語或不能盡如其意則由平日積累之久蘊蓄之多亟欲假此一論盡吐胸中之奇以大其觀而伸紙行文之頃頭緒繁多往往一意未盡一意又生一波未平一波旋起及總眾說而考其歸趣亦似未能各盡其曲折而悉中夫肯綮所

以辭費而理轉不明語滯而意或不達推原其故殆亦有由然者舉聖賢廣大精微之蘊綴數萬言畢發於一朝夕閒宜不免迫遽苟且之病矣夫聖賢之道形於言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隨所值短長鉅細方圓曲直莫不以類相從各有一定之形色而不可亂將欲立言以垂訓後世顧可苟然爲之哉伏望深體明道涵泳義理完養思慮之訓究其指歸刪其繁亂擇其要切之旨出以精約之詞務期有當於古之立言者而勿求文字之速成則夫斯文絕續之際將有身承其任而重爲久遠之賴者卽又不獨一時友朋之私幸矣意所欲陳頗多來使敦促不及曲盡所懷惟明者略其詞而采其意至於異同之見則世俗淺狹之心非所以測於大君子之懷者也近月人事煩劇頗以爲撓大著祇及讀一兩過或有所疑亦輒一一簽出諸俟晤悉惟諒

察不宣

復曾滌生檢討書

伏蒙垂諭邇來讀易頗服膺程傳而或不滿於朱子本義蓉誠不敏未達所云竊以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伏羲畫卦以明象文周因象以繫辭皆所以爲卜筮者決吉凶而垂訓戒故其書但掌於太卜之官不以頒於學校至孔子彖象文言繫辭之作則又因吉凶訓戒之意推明其理之所以然者其道雖未始不同而所以爲教爲法者則旣異矣自是而後兩漢諸儒泥於術數之陋雜以變卦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則旣穿鑿附會而不根於理輔嗣王氏始覺其陋力闢諸家之說一以義理爲斷又未免溺於莊老之教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其爲得失先儒蓋嘗論之逮伊川程子之傳出然後一洗諸家膠

固支離之失畢發先儒廣大精微之蘊蓋凡後世以義理解易者莫能尙焉然學者苟不得義文設卦觀象之本意而專欲據此以明易則於三聖制作之本旨既未免得其一而失其二而一卦一爻僅爲一事又不免偏執固滯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趣此朱子啟蒙本義之書所由作也故嘗妄謂學者苟有志於易學則必先讀啟蒙以明象數之大端次及本義以會卦爻之大意則所謂潔靜精微之體開物成務之用皆將於是乎見之而凡義文以後周孔程子諸聖賢之說亦可推類引伸無不各盡其妙此朱子之功所以爲大而列聖之制所以並垂古今靡不同條而共貫者若徒以其義蘊之廣大而樂言之於先聖所以畫卦觀象教人卜筮之本意或鄙棄以爲不足言則易之爲用有窮而周子所謂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與邵子所謂畫

前之易者皆不可復見矣安溪集惟見其學庸語孟洪範說數種船山集惟見其正蒙老莊解及雜著數種獨於所謂易說者皆未之見然就所見數種者觀之則恐其未嘗深究古昔聖賢之本意而或不免以己意牽強之失老兄既讀其書而深好之其必有取焉矣俟他日購得之當更條晰請教茲不敢妄議也承諭將撰次經史子集之言彙爲家訓並得與聞綱領節目之詳其規模條理可謂宏遠矣顧蓉謂爲學之道莫先於明善以誠其身而著書垂訓則成德以後之事非當務之所宜急大抵編次之體不難於采之之博而難於采之之精苟非學識精醇有以窮極事物之理斟酌古今之制使眾說之陳於吾前者皆有以析其精粗燭其本末而無纖悉毫髮之不盡則所以定權衡決去取者將不免淆雜疏漏乖謬之弊而徒疲精神糜歲月

以取不知而作之誚則亦何益哉以執事之高明則固無慮乎此願區區之愚竊願執事收拾身心著己近理以盡居敬窮理之實勿汲汲以撰述爲事則夫深思力踐之餘將有不俟他求而得之於此者其或欲假采輯之功以資玩索之益則莫若且就德行學問兩門加意討論而姑置經濟各門於後以俟餘力之及則亦要切之道也衍義一書闡發格致誠正修齊之道特詳而獨不列治平之目意者政治規爲古今異道苟非酌斟古制損益時宜則無以盡變通之妙故不若姑從闕略以待後世人主之自擇乎是其然否雖不可知而要之制治之原自有根本當先之地本旣立矣末斯舉焉政治所宜方策具在舉而措之夫亦存乎其人焉耳若欲藉以博通世故諳悉事機則當參考制度之詳深究利病之實因時制宜固匪一道而非理明義

精無微不至燭則亦徒爲故事之陳終無當夫推行之實者也前書所舉本朝先達如二李湯陸諸公者管見所窺諸公學術各有不同似未可一律論也二曲旣是禪宗安溪頗近學究潛莽德業偉然而著述不少概見見其所刊洛學編而已求其謹守繩墨純一不雜者其稼書陸先生乎雖於充養成德之際未知若何而言論平實踐履醇篤要亦無愧於聖人之徒者矣近日湯吏部唐太常皆有時望心儀之久頗欲聞之想深悉其素履因書並希示及聖學衰微士習浮靡方賴一二賢達加意主持以振頑懦學之不講古聖所憂計尊兄亦當同此懷也時事多艱邊陲不靖連年退避遂此削弱和議之成令人憤悒彼虜何厭行復逞耳然往者莫追來者可懲及此閒暇亦頗爲內修外攘之計否也執事旣列朝籍正宜蘊蓄經綸以需時用材力所

及固已偉然勉而進之其何可量伊傅之業待人而行要惟有其學者能不讓耳伏蒙不鄙屢賜手示使論爲學大意某不敏於道無所見弗敢知也然竊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相資其道始備厯考前聖之訓蓋未有不由於此而可以幾於成德之域者也然則學者苟有志於古人之道固舍是而末由但功利之習溺人最深時會所趨靡然向之苟非豪傑未有能自拔於風波頽靡之中者此病不除雖欲入道而不可得則義利理欲之辨爲己爲人之分抑又學者之所宜自力者矣執事勵志有日必有深造自得於此者伏望日新其德以自進於高明之域終爲斯道之幸則區區之望也

答曾滌生檢討書

來教謂宋之五子明之王文成薛文清胡文敬劉蕺山諸儒皆

墨守大學一書遂成大儒薛胡二子謹守繩墨醇正無疵以繼
程朱之後良無閒然王劉二公功業人品卓卓可頌至於學術
則有不能無議者陽明首倡異說痛詆紫陽欲立異以爲高乃
援儒而入釋畏格致之難幾則倡古本大學之說知日月之莫
踰遂訂晚年論定之書貽誤後學實非淺鮮念臺鑒其禪悟倡
言辯說蓋亦頗覺王學之弊而知講學之不可廢矣顧其所謂
無善而至善云者仍然心體無善惡之說也所謂默坐靜觀云
者猶然體認良知之旨也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未能盡脫陽
明之習其爲蔽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而其不能實體夫大學
之教則一也謂之墨守豈盡然乎夫詆訛先儒學者大病如弟
固陋甯不鑒茲顧於學術是非之際則有不能不辨者譬諸行
路必先辨其孰爲坦道孰爲歧途然後趨向端焉不見異而遷

焉是中庸擇善之道亦卽大學格物之一端也不然將使荀楊與孟子同科楊墨與吾儒角立門戶之分旣混則升堂入室將迷其所入之途黑白之辨旣淆則眩紫奪朱或轉亂吾心之鑒其爲害道可勝言哉李二曲格物解蓋本心齋涇陽之說初亦似無大謬然聖賢言語意各有屬經所謂物有本末之物則實指其條理以物之有則者言之也故謂格物之物不外身心家國天下之物則可謂格物卽格夫物有本末之物則自有綱領之分不可牽連而混同之也夫格致之工程朱言之備矣自陽明王氏目爲支離力攻補傳有明諸子翕然和之閒或小變其說要皆祖述其意求其謹守而篤信之者千百中僅一二焉不知程朱之說本末兼賅精粗備舉良以人之一身萬物皆備故自日用倫常以迄天地陰陽萬事萬物之理莫非學者所當窮

而窮之之功又自有道不可求精而遺粗亦不可逐末而忘本也孔曾之教於茲備矣紛紛之說果何謂哉吾兄直指學問思辨四者爲格物首功最得聖賢立教之意所謂學問思辨有次第而所格之物無次第非謂格得誠正再講修齊格得修齊再講治平云云則似微有可商者古人格物之功在卽物而求其理固非有次第之可言然推其用功之方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不可泛鶩而并營也譬治水土然其於支派之所匯眾流之所歸某水宜疏某水宜鑿某水宜排宜決固當盡數講求而謀施治之功則必自有源始固不可謂吾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不求其誠心可不求其正身可不求其修家國天下可不求其齊治且平但欲求所以齊治均平之道則必自誠正修身始蓋誠正修身者明明德之事其本也齊治均平者新民之事其末也

本末先後之際雖不可過爲拘泥亦豈漫無次第之言哉來教又謂慎獨之功或因其氣稟所偏而施檢察之力是亦切論第古人造詣用力有深淺之異賦質有純駁之殊故其自道得力亦各就其艱苦之所歷詣力之所及者言之學者於此考之眾說以會其歸體之一身以要其守精擇而慎取焉可矣不察乎此而偏執一說以自囿得其偏以遺其全謹乎此或忽乎彼則吾身之患必有所偏而不舉之處嚴其所及防者而寬其所不及檢者則夫弊竇所存其潛伏而竊發者不知其凡幾也至於靜坐之說實吾人切要之功但須中有所主方爲無弊不然或且墮於空寂明季學者所以多詭於程朱而流於禪悟者蓋皆坐此吾兄其亦慎之惟敬之一字實該貫動靜之法前聖心傳舉不外是因而存之其亦可以杜偏勝之弊而絕放佚之萌矣

凡茲瑣屑不過因來教而並及之一隅之見知無補於高明聊陳所疑以供采擇之萬一若夫規模之大節自之詳大學言之備矣以吾兄之明敏又加以刻厲精進不自滿假之盛心其將來所樹立以報國家知遇之恩而造天下蒼生之福者意必與古人相頡頏使學術事功出於一轍而不屑屑於功名之顯赫也吾以君之言卜之矣吾兄既列朝班則當以臯夔伊傅自期許須知彼數聖賢者不過各盡其職分所當爲雖功業彪炳要非於性分之內有增益顧其學則有不可不亟講者謨訓具在取而讀之亦可知學問之與功業初無兩途而古人之與今人未必遽不相及也亦願其志之所在與學之所至者何如耳京國聲華馳逐之地炎炎之勢眾所共趨苟非道力堅定鮮有不喪其守者吾兄慎旃

復曾滌生侍講書

正月初四日奉到去秋所寄手帖並詩五首開緘疾讀如共晤
言實用慰幸書詞明快俊偉所以辨王氏之失者甚至仰見析
理之精衛道之勇而自視欲然若望道而未之見者蓋學逾進
則心逾下此意可欽仰也王氏之學自明嘉隆時已徧天下至
今逾三百年弟往歲嘗讀其書亦恍若有得焉以爲斯道之傳
果出語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書冊求之者殆未免乎澤藪之
見也其旣以措諸事而窒焉徵諸古而無據焉反諸心而不得
其安焉向所謂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飛電馳不可得追蓋迷溺
於詖淫邪遁之說亦已久矣困而自悔始徐檢孔孟程朱之訓
逐日玩索乃粗得其所以蔽陷離窮之端閒緣來論之及而略
辨數焉乃若其所以害人心傷世教亂古訓誤後學之本則固

未遑卒言也執事乃獨灼見其病而以判心迹離仁義任心之明而不察乎理一分殊者闢之則既已極其明辨而深中其病矣某愚以爲其所以受病之本尤在認氣爲理執知覺運動爲性是以昧乎人心道心之別而直以此心之虛明靈覺者爲天理之本然則良知之說誤之也且夫人之有知蓋氣之精英者爲之凡其養於靜而明感於物而通觸於欲而覺者皆是也乃其所知之理則性實命之由其理以發於知雖麗於氣而氣不得預焉孩提之愛敬是也孟子謂之良知云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無一毫人僞雜乎其閒故爲別夫凡言知覺者言之耳今乃舍其愛敬之實而第竊其良知之名曰良知卽天理也卽未發之中也卽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斯已謬矣及考其所以名言之實乃獨指心之湛然虛明靈妙不測者當之一有

感觸於中不問所從來者之善與否而卽詫而奉之曰此吾心之良知然也舍其所知所覺者而取其能知能覺者則知與愚人與物奚別焉告子惟不知此所以同人性於牛犬而莫之辨也如彼之說旣以能視聽言動者爲性矣又以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矣是所謂良知云者特此無善無惡之發見者耳夫豈仁義禮智之根於心者然哉旣取孟子所深闢者以自珍又假其所謂良知者以立教欲欺人而先已自欺其心吾見作僞者之心勞而日拙也彼其所深惡而欲去之者則物欲之昏焉爾知有物欲之昏而不知有氣稟之雜知其昏焉者足以爲良知病而不知氣稟旣拘以後此心之發於知覺者久已雜於形氣而非義理之本然則已蔽於理矣乃所惡乎物欲之昏者又非惡其蔽吾心之理而欲去之也亦惡其足以昏吾之神識焉耳

故其言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錯萬變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言謂之精精也氣也神也皆所謂形而下者今陽明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此而已則亦何有於仁義何有於人倫何有於庶物彼方將掃見聞空善惡以求之又安肯屑屑效吾儒卽物窮理從事於格物誠意之學哉凡此皆其蔽之大者其他詖淫邪遁之端雖若變幻混濛莫可究詰要其宗旨所歸則已不出於此矣因其宗旨之偏成爲門戶之見於是果於自師銳於自用遺實修而矜冥悟捐下學以期上達以名節忠義爲粗迹而不事躬行以詩書禮樂爲陳編而無庸誦法私意旣盛詭道相蒙傲然自謂足以超千聖而邁百王矣其於聖賢之訓事物之理雖其歸萬殊舉不難以心爲範圍而籠罩之雖或離乎經叛乎道而莫之辨也其

於倫類之等庶物之繁雖其變萬端舉不難以心爲權衡而低昂之雖或瀆於禮悖於義而不之顧也陰挈禪門之旨以爲之宗而陽託良知之名以樹其幟其稱說旣侈而託名也高其用力不勞而獲效也捷於是世之好從事而欲速成者遂以靡然向之以爲果足以紹前聖之心傳矣有疑其不然者則告之曰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也蓋孟子之說云爾聞者不察其名同實異之故而翻然從之三百年來以此塗天下之耳目誤後學之心思其爲禍豈不酷哉今天下爲科舉之學者旣相率競逐於利祿詞翰之途迷溺焉而不知返不知有所謂王氏之學者苟有向學之心則已拱手匍匐而歸之矣羣講學者於此與之言主敬言窮理言篤行則逡巡斂衽而謝不敏焉及與之言良知言頓悟言神通妙用則勇者奮袂以前驅懦者欣然而色動矣

爲其可以一超而立悟也夫不藉彊探力索之勞履規蹈矩之苦銖積寸累之勤不踐其迹不考其行而可以高視大言自詡於聖賢則誰不欲安坐拱手希俎豆於洙泗之堂者此王氏之學所以蔓延天下雖以諸先達排斥之力而其焰方張未之熄也執事乃獨深燭其弊而力闢之其爲功於世教何如哉抑某於此重爲慨焉大道之傳如正統然不可一日廢絕於天下必有任其傳者而後人極立焉今爲彼之說者旣日趨於迷而無所事於學其服吾之教者雖頗事於學而不能盡其材蓋任斯道者之難其人也以某所見當世之士衡之大抵高明者有進取之資而無其學則踐履闊疏而無可成就之實謹愿者有狷介之守而無其識則志趣庸陋而無復遠大之規其他本庸愚甘暴棄者則益無望於此是以私竊憂之蓋斯道之傳不絕如

綫及讀執事之書而爲之瞿然喜也士之能任重致遠者非獨其學力之優也亦必有過人之質焉質旣殊絕學又足以副之則事半功倍不懈而以幾於成明道先生有言宏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宏則無以居之方期其任重致遠以紹前聖開來學而豈淺狹柔懦者之所能勝哉執事器識所該材力所及蓋庶幾其宏且毅而有作聖之資者矣而志所存學所至又皆聖賢之道之大者則夫夙昔所仰望任重致遠以永斯道之傳者執事豈非其人乎哉當吾世而有斯人亦其所寤寐求而心焉慰者况其在夙昔相與稱知交託同氣者哉此某之所欣幸也冀執事於此毋自諉焉勉而循之竭吾力以赴之其居敬也已密而益期其密其窮理也已精而益求其精其篤行也已力而益致其力以德之修悖責之已而以道之興廢聽之天其見用於

世歟是道之將行也其所謂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所者固可以畢吾之志矣其不見用於世歟是道之將廢也則修之於身傳之其人俾後世學者有所取法蓋終身肥遯而無所怨尤焉若是者其真可以立人極而任斯道之傳者矣雖然未可泛望諸人人也識有所不周材有所不逮吾無責焉其足以勝斯任者不容自恕執事尙勉圖之如弟資旣愚柔識復鄙闇蓋不足以語乎此顧維天命之重聖訓之詳不敢自暴殄焉他日以君之靈幸得苟全素履不負疚於天地不得罪於聖賢不見絕於世之君子而卒免於小人之歸則區區之願千萬滿足雖然亦豈易幾哉懍之以終身要之以不懈庶幾斯言之或踐焉爾班馬韓杜之文弟早歲蓋嘗好之比守明道玩物喪志之戒六七年不復措意於此間以結習未忘之故取而讀之惟其

華藻是耽而不復審意趣所寄愛其議論之辨而不暇察義理所歸見其怨懟不平也則亦從而怨懟不平焉見其傲兀自喜也則亦從而傲兀自喜焉由是吾心所好惡浸以失其天理之本然及夫漸漬既久日變月化如入鮑魚之肆然久而不聞其臭矣厥或告之以爲害道則且拒之以弗信謂是耳目之娛初無與於身心之故況其立言之大旨固亦無悖於理抑或以爲雖悖於理而不害其文之工故意恆左袒焉及反而檢諸言動之間驗諸心性之地乃多有失其故步而不得其安者於是乃心惶然始信先賢之訓之果不謬也今執事所以篤嗜之者如此固必有取於其大者然試察焉得毋有近於弟之所病者乎果有一二近似之者恐亦未可以爲耳目之娛而不之戒也

周壽昌字應甫一字苻農晚號自菴長沙人道光乙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與文正及孫芝房郭筠仙以文章道義相砥礪擢侍講轉侍讀咸豐二年粵寇犯湖南督師賽尙阿總兵和春遷延不戰先生疏劾之並條陳勦賊事宜有皇上不惜千萬帑藏拯民水火而諸臣忍心老師糜餉坐失事機等語一時服其敢言其後連上封事召對稱旨命在巡防王大臣上行走兼辦京畿團防有鄉愚十七人入城爲防卒偵獲擬以賊謀先生廉得其實趣令釋之或恐忤長官意先生曰我豈以十七人命阿附權貴哉然卒以論事切直爲時所忌同治五年擢詹事府詹事光緒二年遷內閣學士署戶部侍郎四年以足疾予告十年卒年七十一生平酷嗜班書丹黃點勘稿凡十七易成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又著有後漢書注補正八卷三國

志注證遺四卷五代史注纂注補續一卷思益堂文集十卷詩

集二十卷日札六十卷已刊者文二卷詩六卷日札十卷

參史傳

周禮昌撰行狀

思益堂日札

吳楚無詩

吳楚諸國無詩鄭氏詩譜云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蓼六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如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其說非也謂吳楚夷狄則非子之封不齒中夏何以列秦風謂不承天子之風則寤生繻葛之役逆天甚矣何以列鄭風謂小國不得列曹檜又何取乎鄭漁仲六經奧論云太師編詩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周之列國如吳楚滕薛邾許蔡莒等

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得其聲則不存耳說又不塙夫聲成文
謂之音鄉聲雖異文與音則同卽如所云吳楚距魯或較遠滕
薛諸國去魯較秦晉爲近何反不得其鄉聲乎惟顧亭林云吳
楚本無詩可采貌蔡無詩爲有司失其傳此較可通觀左氏所
紀列國燕享歌詩不出三百篇所載此外所引逸詩不過轡之
柔矣河水茅鴟祈招數章而皆非吳楚詩卽謂刪詩者夷狄之
當時歌詩者皆在未刪以前何亦曾不肄業及此且楚子革能
誦祈招獨不能誦其本國詩耶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禮記曲禮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旣不
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義或然也據此則同姓而吉亦買之乎
論衡詰術篇曰不知者不知本姓夫妻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

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易緯是類謀
聖人興起不知其姓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
是也論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
氏之世也王符潛夫論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之所出
也太皞木精承歲星而王凡其子孫皆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
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星而王夫其子孫
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顛頊水
精承辰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是吹
律定姓漢時猶有傳者或有引京房與陸鴻漸事以證者恐又
不然案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唐陸鴻漸不知其姓卜得
鴻漸于陸遂姓陸是姓可因卜而遷改失古者卜其姓之本意

矣

嫂叔無服

禮制莫密於今而實有大過乎古者禮檀弓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又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奔喪記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夫謂推而遠之爲遠嫌說禮者至引嫂不撫叔叔不撫嫂之訓則哭之爲嫌較甚於服矣無服而猶麻麻不亦服乎程子曰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愚謂程子發明禮意甚暢而謂無服必因無屬竊不敢謂然父母之視嫂非冢婦卽介婦也猶爲之服三年服期子獨不可推父母之愛以愛

之乎兄弟之子卽嫂與弟妻之子也其子爲吾服期吾亦以期報之獨不可以待其子者推以待其母乎此似皆義理之可以推屬之上而可屬之下而亦可者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而下章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晉成粲據此以爲嫂叔有服是也而庾蔚之謂其排棄經傳荀樹己說應撝謙則謂此語可疑當闕善夫萬斯同之言曰鄭氏於此條無注賈氏亦不得其解謂當是夫之從母之類噫從母之類而可稱之爲兄弟乎旣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又曰此正嫂叔有服之明證也喪服經雖不言嫂叔之有服亦未嘗言嫂叔之無服子夏作傳自爲

問而以母道婦道解之以此爲子夏之意則可以此爲經之本旨則未可蓋記禮者於經之所未及往往見之於記人無不以記與經並信獨此條之記不可信乎所爲沒其文於經而補其說於記者蓋從古嫂叔原未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也故不直筆之於經而但附著之於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也至大傳所言名治之說卽引子夏傳且細觀之只言名之宜慎而未嘗言服之宜無則亦不足以爲無服之據徐乾學讀禮通考亦因萬氏說而衍之以儀禮爲信謂戴記實多漢儒之語儀禮自是周代之書是作記者因古制五服不列叔嫂而補之於記猶之唐以前未有嫂叔之服貞觀時始補之爾豈可因檀弓諸說反不信儀禮乎又云後世如五代與宋初固嘗增叔嫂爲大功矣當時亦未嘗以爲非然則何疑於儀

禮哉近世胡培翬儀禮正義於此條特從而爲之辭曰記明云夫之所爲兄弟服不云夫之兄弟則兄弟指服言不指人言明矣愚謂兄弟非人則兄弟二字可刪去兄弟則所爲服當何等乎不解一也其引沈彤說云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夫之族曾祖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是直以兄弟兩字總括諸人如何包含法不解二也引江筠說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爲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爲不服者明之也蓋小功降一等則總總降一等則無服矣是應云降二等非降一等不解三也且胡氏獨不記前一條乎記云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其正義云兄弟服者指小功以下言之小功是兄弟之服不云不指人言也降一等者君服小功

室老則服總也不云無服也記語皆同何獨於此條相違反乎
自開元禮定爲五月宋以後因之今律文定爲小功之服酌古
準今於禮眞無遺憾矣

或謂據此則推而遠之一語爲無當乎曰萬氏曾言之矣萬氏
曰此世儒附會之說也先王之制禮豈專爲不肖者設哉世之
亂常瀆倫之事苟非大不肖者必不至此也欲爲不肖者立防
而反廢親親之紀先王之所不忍也且彼之所爲遠嫌者將由
夫淫邪之人歟雖無服制豈能禁之將由夫脩飾之君子歟雖
有服制豈能亂焉况所爲遠別者亦當遠之於生前而不必遠
之於身後當夫身沒之後舉家縞素而我獨吉服於其閒曰將
以遠嫌也天下豈有此不情之人哉此論最快或又謂禮嫂叔
不通問旣不通問於生前而轉服於身後爲無謂愚謂此卽萬

氏所說也不通問所以遠嫌於生若既死尙何嫌之可遠乎唐貞觀十四年太宗曰同爨尙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於是魏徵令狐德棻等奏議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制可之厥後韓昌黎之於嫂鄭氏服期以報人皆賢之蓋稚叔鞠於長嫂雖千百中僅一見亦不得謂禽獸之行千百中卽常見也君子亦道其常而與其善而已

又按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細繹之此言是爲小功爲位立案而子思爲位乃合乎小功之禮也古豈有爲喪位而無服者乎禮記奔喪記之言漢儒說經者之自爲言皆以嫂叔無服之一言圍之也

劉先生傳瑩

劉傳瑩字實甫號椒雲漢陽人道光己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

其爲學篤嗜德清胡氏太原閻氏之書凡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文詩家之法皆已規得要領日夜鉤稽久之疾作自以所業繁雜無當身心發憤歎曰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騖瑣瑣不已慎乎乃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而反覆之常語曾文正曰君子之學務本而已吾與子儆精神於讐校費日力於文詞微幸身後不知誰何之譽自今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不悔遂移疾歸養家居授徒著明性明教明治三篇以詔學者首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其得性命之正而已性命之實著於五倫愚不肖者日用而不知賢知之過又好高而失實此所以違禽獸不遠也中言二帝三王之立教皆以明倫學校之勸懲朝廷之舉錯悉不外是是以其時風俗醇厚三代而下惟漢置孝弟力田科舉孝廉方正猶存此意故其風俗近古自唐以

外專以詩賦帖經取士不復知先王立學本意士苟長於詞章
記誦則雖不孝不友無禮無義皆可以掇巍科取高位無怪乎
風俗薄惡而凶荒盜賊不絕於史策也終言帝王之治通乎神
明光於四海不過盡人倫之實推之天下使各盡其實而已後
世不乏有志治平之士或徒以事功爲意而忽於家室彝倫之
近亦見其推之無本行則必躓而已矣又嘗於金仁山孟子集
注考證中輯得朱子所編孟子要略復還其舊曾文正爲校刊
之二十八年卒年三十一桐城方存之編其遺集爲四卷

參史傳

曾國藩撰墓志銘

方宗誠撰傳

孫先生鼎臣

孫鼎臣字子餘號芝房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授編修擢侍讀嘗應詔陳言謂因循之弊宜用法以治

標用人以治本又疏陳團練籌餉事宜時粵寇滋擾朝旨釋琦
善於戍所使署河南巡撫備賊北竄又出賽尙阿徐廣縉於獄
赴軍自効先生先後上言其人不足復用且賽徐失律用之無
以申軍法皆不見聽後以母憂歸咸豐九年卒年四十一先生
少習駢麗及與曾文正梅伯言游乃專力古文益取古今學術
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考其利害而察
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者爲書論數十篇其言明達適治體
屏斥小利要歸大道所著文十卷詩十卷與畚塘芻論三卷河
防紀略四卷總爲蒼筤集

參史傳
吳敏樹撰墓表

芻論

論治

天下之不治非無法之過無人才之過也人而無才其教之不

豫而取之不精也天下之士皆教於學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古者設爲庠序學校而處士於其中凡所以修其身者無弗備焉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無弗詳焉其爲士者博學而篤行尊師而取友淬磨漸漬以歸於成蓋方其未仕也天下之事無不經其慮萬物之理無不明於心故及其取而用之如挽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以是應天下之變而不窮天下之學嘗有官矣又嘗有督學之使矣學官之秩卑而其選輕固未嘗責以成就人才之事督學之使體崇而勢絕歲時集士於州郡而課試之浹旬而去其於士之情不相接雖有教人之意無由而施其選隆其官備與士相接可以施吾教者惟太學而太學之教士亦徒歲時集而課試之古之學者所以修身而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不之及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惟科舉之文而已道

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體朝廷禮樂之制兵刑財賦河渠邊
塞之利病皆以爲無與於己而漠不關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
之以政曹然於中而無以應則拱手而聽胥吏之爲故夫司計
之臣有問以鈎考而不能矣治獄之吏有詢以律令而莫對矣
無他非其素習而教之不豫也且夫天下固有不待教而從之
者蓋爵賞爲之招也是以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爲科
舉之文歟則其學爲科舉之學奚惑焉四子五經之精微非老
師宿儒專力致精不能究其義而禮樂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
類皆專門名家之學聰明才傑之士爲之數十年僅乃通之而
舉責之於一人之身士不能副其求則屢積剽略苟且以塞責
而上之求士取盈其數而已故雖不如所求而亦收之雖有賢
能出於其閒然而寡矣不悟其失猶以爲吾所得者固可以應

天下之變而不窮也治河者使之典兵理刑者使之主財朝官
秦而夕徙越矣春治閩而秋守蜀矣人有苟簡之心政無經久
之實雖有一切之法適爲貪媮巧僞之所託而藏人敝而法亦
敝蓋其始任法之過而視人爲輕以爲吾之法足以爲治其取
人也不必皆才但能奉吾法循之勿失而已至於天下已敝所
任之法有時而窮向之所進之材不足以備用乃泛泛然猥取
而雜試之是以天下之大未嘗無才而朝廷常有乏才之患是
取之不精之過也昔宋胡瑗教士分經義治事兩齋其弟子出
而筮仕多適於世用而司馬光嘗建十科取士之議誠仿胡瑗
之法教士而用司馬光之意取之以四子之書爲本以易詩書
春秋三禮三傳諸史與夫禮樂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事各爲
之學如漢置博士多爲之科如唐宋之制科因其才之所近而

時肆之俟其成而分收之以之備國家之任使天下之才庶幾不可勝用而天下之變可以應之不窮歟

論鹽

論鹽而民同風水之意歟之三四十五書或本以長清書

以天地自然之利利民而國亦賴其利者鹽也自漢至今推鹽之法隨時損益法之興也愈繁則弊之出也愈滋善爲法者以民之利散之於民制其出入不務與民爭利而其利究歸於國家人第知厲禁之爲禁不知不禁之禁爲無形也知多取之爲取不知薄取之取爲無窮也宋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請官自鬻解鹽於邊內殿崇班杜承審言往者鄜延環應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芻粟運解鹽於邊直與青鹽不遠是以蕃部青鹽欲售而無從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入蕃販鹽微利而居者亦樂其價廉與之市是助寇而結民怨也事乃已其後

河潰運艱增江淮兩浙荆湖鹽價兩浙轉運使沈立言本路鹽課緡錢歲增七十九萬官估高而私販轉熾誠恤亭戶裁官估令人得詣場取鹽則鹽善而價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帝納其言而歲課視舊額倍增元至大延祐閒鹽一引增至鈔一百五十貫積而不售明初開中之制凡引準銀八分商費少利厚邊粟不可勝食夫禁蕃部之私與禁內地之私其難易可知而宋之所以絕之者惟在於平價增課以給用人之所知也乃官估裁而歲入轉溢於舊元之一百五十貫而不售明之八分而邊饑充由是觀之推鹽利者豈在嚴禁防而重徵斂歟夫穀與鹽皆民之所以生而不可一日闕者也五穀無地不生鹽亦無地不產有天下者制田爲賦五穀之糶糴未嘗有禁而鹽獨有官私之別畫之地以限之又欲其流行而無壅此於理則不順於情

則不協於勢則不便無怪乎法變事芴心徒勞而政彌拙也唐
劉晏論鹽法謂官多則民擾惟於出鹽之鄉置吏及亭戶收鹽
轉鬻任其所之晏之言非唐一代之法百世之法也

郭先生柏蔭

郭柏蔭字彌廣號遠堂侯官人道光壬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授編修轉都察院監察御史出爲甘涼道緣前事革職
旋以主事用遂歸養親主清源玉屏鼇峯諸書院講席會辦本
省團練有功累擢郎中同治元年得旨赴會文正公安慶軍營
差委補蘇松常鎮太道歷兩司護理江蘇巡撫六年授廣西巡
撫未履任調湖北巡撫再署湖廣總督十二年以病乞歸再主
鼇峯書院生徒日眾每旬必蒞講堂勤爲講解獎借誘掖多所
成材福州文廟舊燬至是集資修復身董其役既成月率諸生

習禮樂其閒份份稱盛光緒十年卒年七十八所著有變雅斷章衍義一卷嘒嘒言六卷續四卷天開圖書樓文彙四卷石泉

集四卷

參史傳子
式昌撰家傳

湘鄉從游

方先生宗誠

別見惜抱學案

程先生鴻詔

別見理初學案

李先生元度

李元度字次青一字笏庭平江人道光癸卯舉人游奉天學政

幕得窺陪都列朝實錄通知一代政事又徧覽關東形勢益肆

力掌故地理之書旁稽百家載籍才識因以宏裕大挑授黔陽

縣教諭咸豐二年曾文正公奉詔團練先生上書數千言而隱

其名既相見詢知所爲引與規畫遂從軍中多所防揀以功奏

保知縣五年自請募平江勇爲一軍攻守撫州貴溪玉山廣豐之閒屢戰輒獲歷擢以道員記名加按察使銜賞色爾固楞巴圖魯勇號十年授浙江溫處道調皖南道移防徽州率卒三千以行而寧國先失到未十日賊眾十數萬來攻先生督戰墮馬暈絕爲親卒負出城陷文正疏請逮治浙撫王有齡奏調援浙乃歸里募八千人爲安越軍轉戰而出連復湖北江西七縣賞還原銜再賞布政使銜未至杭州陷同治元年力挫李侍賢於江山復與左文襄公會師大破之授浙江鹽運使晉按察使署布政使文正以先生議罪未定遽回籍疏劾褫職先生遂歸及金陵克復文正特疏追原其失自以前奏過嚴文襄亦疏稱杭州之陷非其逗留所致有詔遣戍從寬留養五年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起先生專辦教匪於是督軍入黔兩年之閒勦撫九百

餘寨廓清五六百里設屯田局墾田二萬餘畝教匪平屯政亦
竣詔復原官授雲南按察使陳情終養光緒十一年母喪服除
補貴州按察使十三年遷布政使未幾卒年六十七所著有國
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平江縣志五十六卷平江十三君子事略
二卷十忠祠紀略二卷南岳志二十六卷天岳山館文鈔六十
卷未刊者四書廣義六十四卷國朝彤史略十卷名賢遺事錄
二卷國朝先正文略二百卷安貧錄四卷古文話六十四卷天
岳山館詩集十二卷四六文二卷文續集若干卷

參史傳 王先謙撰神道

碑

國朝先正事略序

李習之嘗歎魏晉以後文字黝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蹟亦
闇鬱而不彰而昌黎韓子則嘗欲作唐一經垂之無窮誅奸諛

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論者謂其書若成當不在龍門扶風下
惜乎其未就也宋朱子撰言行錄取並世名臣事蹟件系而條
綴之爲後世法文雖不迨昌黎而其扶世翼教厥功懋矣嗣是
杜大珪有名臣碑傳錄蘇天爵有元名臣事略徐紘有明名臣
琬琰錄項篤壽有今獻備遺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書者也我
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炳焉與三代同風二百餘年名卿鉅
儒鴻達魁壘之士應運而起者不可殫數其訏謨政績具在國
史類非草野之士所能窺而其遺文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見
於諸家文集中特未有薈萃成書以備掌故而爲徵文考獻之
助者元度山居多暇閱本朝人文集遇偉人事蹟輒手錄之積
久成先正事略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
七門人爲一傳計五百人附見者六百一十人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每空山月上一燈熒然披吟斗室中如與諸鉅公才人節士聯襪倚裳親承其警欬而上下其議論也如臨泰華嵩衡黃河瀚海之高深莫測其顛委也如羅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古光出几案莫敢逼視也昔歸震川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無奇節偉行以發摠其文章之氣今元度放廢歸田得網羅散失以成此編可謂極尙友之樂矣稿甫脫適奉于役黔疆之命以兩年心力所萃不忍敝帚棄之也爰付諸剞劂氏客有議其去取失當且息促成書慮挂一而漏萬者應之曰是固然然以朱子之賢手訂言行錄如進王荆公黜劉忠定之類呂東萊汪玉山皆不謂然卽朱子亦自謂尙多謬誤況下此乎太史公作列傳二千年中僅七十篇循吏儒林則皆止數人耳未有議其疏漏者也惟是國朝治跡磊磊軒天地遠邁唐宋元明世苟有昌

黎習之考亭其人者出其文章以潤色鴻業斯不負千載一時之盛若蒙者所述雖皆奇節偉行文不足以張之終爲震川所竊笑耳抑又聞蘇文定公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遺然則是編亦寄焉耳烏庸深較其得失哉客既退遂筆之簡端用以就正海內君子焉

文集

關雎說

說關雎者言人人殊於夫子所云哀而不傷之指率牽強不相入集傳謂求之未得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夫寤寐反側思也非憂也憂也抑非哀也其何傷之有集傳又謂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夫思至於哀則已過矣尙何則之有小序曰哀窈窕思賢才此古訓也然使但爲

妃匹計則第思窈窕耳胡哀爲故必先知文王后妃之本末然後能得關雎之解且可得聖人哀樂之解也夫關雎一詩爲文王繼娶太妣而作也於何徵之於大明思齋諸詩徵之也詩曰思齋太任文王之母卽所謂摯仲氏任生此文王者也曰思媚周姜則指文王元妃姜氏也蓋文王初娶亦姜氏不獨前有太姜後有邑姜也思媚猶思齋非謂太任之媚於太姜也果指太姜則不應稱周姜太任爲婦太姜爲姑豈有尊稱其婦而獨殺於其姑之理其曰京室之婦蓋文王方爲世子未卽位而周姜卒故止稱京室婦明其未爲國妃也曰太妣嗣徽音則姜氏卒而妣氏繼之嗣者繼也猶其言續女維莘也續亦繼也曰則百斯男則姜氏止生伯邑考及繼娶太妣乃生武王周公及管蔡康聃諸叔季也曰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武王實太妣長子子以

母貴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說者以妣氏爲莘國長子
支離甚矣凡此非肌說也詩固明言之矣其曰文王初載大作
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大邦有子親迎于渭指初娶之姜氏
也國君十五娶而生子古雖不盡然計亦在弱冠前故曰初載
也旣曰有命旣集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
莘明乎其爲繼娶故更端言之更迭舉之若均指太妣不應言
重而詞複也且洽渭與莘地勢渺不相屬明其爲兩人兩地也
凡人之情當少小時縱有室家之慕必不至寤寐反側締煉之
詩人譏懷昏姻者爲無信不知命聖人豈若是乎況文王之爲
世子朝於玉季者日三雞初鳴而盥漱問視又何暇及此乎惟
當嗣位後開國承家中年喪偶任重而勢孤苟不得聖女以嗣
徽音則無以奉神靈之統故哀情不能自抑哀則思思則求求

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也序云哀窈窕思賢才正謂哀
逝者而思繼續者耳第詞意引而不發故說者胥失之且夫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年九十七乃終計其卽位蓋四
十七八歲矣又終王季之喪三年然則太妣來嬪文王年蓋五
十矣當元妃初逝內政無所統屬於是妾媵皆哀其無以共承
宗廟幸而得妣妃乃作此詩蓋嬪御之倫深知文王之隱微寤
寐故能爲此言亦性情之正所感也然古無未立后妃先有妾
媵者若非太妣爲繼妃則方其初載作合安所得魚貫之宮人
其人又安能備知主君之隱曲一至如此故惟先有周姜則妾
媵之同侍文王者且數十年故能言之親切若此也明乎此而
後哀而不傷之義爲可通而大明思齋諸詩亦豁然見真面矣

人知子思作中庸不知大學亦子思作也漢賈逵曰孔伋窮於
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
緯之鄭康成禮注及孔叢子並云大學中庸皆子思作惜後儒
無申其說者程子以大學爲孔氏遺書朱氏則謂首章爲孔子
之言曾子述之其下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曾子之
門人孰有賢於子思者曾子得一貫之傳使門人作大學以明
聖道豈有舍子思而他屬者是賈氏說正與程朱合也第朱子
分爲經傳不能無疑蓋易之彖象經也繫辭傳也春秋經也左
氏公穀傳也皆各自爲篇者也從未有一篇之中兩人分撰經
傳而以首章爲經後數章爲傳者惟知爲子思一人所作則可
以無疑蓋其書首末相應實非兩人之辭而其中復引曾子之
言則非曾子所自作明矣微子思誰其作之哉抑又思曾子聞

一貫之道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以忠恕示之門人中縱不止一子思然子思必在其中是一貫之傳傳曾子卽傳子思矣惟子思深得忠恕之傳故其作大學言治平必本於藏身之恕而又以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者明絜矩之道絜矩卽忠恕也及其作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又特歸重於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又以所求乎子臣弟友而未能者明恕字之義蓋忠恕本一理惟其爲一理故曰一以貫之然則大學與中庸皆發明一貫之道其出子思一手無疑也不啻惟是子貢問終身行之夫子旣告以恕及其問仁又以能近取譬勸之子貢久而有得乃曰吾亦欲無加諸人故卒聞一貫之學論者謂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夫聖學知行合一未有知不本於行者況明日終身行之乎夫一言可以終身行是卽一貫之道也孟子

子思之門人也其言曰反身而誠忠恕也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其歸重恕字與大學中庸之訓若合符節則仍發明一貫之道也聖門之學莫切於求仁而求仁必自恕始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無二道也然則賈逵所謂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殆塙不可易也

孔子誅少正卯論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數其罪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亦有此說朱子疑之以謂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春秋內外傳所不道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其論偉矣惜乎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仍存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之文而未之削

通鑑綱目前編因之後且成爲不刊之典予懼果於殺戮者一
旦乘權位或假孔子之說以遂其武健苛鷲之私而莫之返是
不可以不辨也夫知人必論其世孔子爲司寇時祿去政逮已
四五世矣自宿專魯政意如且逐君昭不能正其終定不能正
其始當是時歌雍舞佾旅泰山伐顓臾冒上亡等陪臣效尤而
執國命於是南蒯公山各以費叛侯犯以郈叛陽虎且囚季桓
子盜寶玉大弓以出其亂政之當誅倍蓰什伯於少正卯者可
勝道哉然孔子不能操之過感也墮三都出藏甲張公室抑私
家默爲轉移而已且公斂處父堅不肯墮成孔子亦未如之何
不能立肆諸市朝也他日請討陳恆公命告三子三子不可亦
付之太息而已而獨於無足輕重之少正卯誅之惟恐或後是
柔則茹剛則吐也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聖人顧若是乎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聖人豈張網之不若乎況專殺大夫諸侯
且有厲禁司寇亦大夫也任意相殺魯君及三卿能容之乎夫
心逆行僻而順非誠不爲無罪然視逐君叛主固大有閒也若
記醜而博更不足爲罪矣聖人行法必取其萬不可宥者與眾
棄之未有惡其爲聞人出不意而驟加顯戮者此穰苴孫武輩
行軍立威之術也聖人肯爲之乎據家語則子貢嘗疑之矣子
曰此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昔般湯誅尹諸文王誅潘正
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皆異世而
同惡故不可赦也嘻異矣尹諸潘正付乙史何不見經傳事之
有無不可考若管蔡則本末具在詩書豈少正卯比邪惟世稱
太公誅海上華士與孔子誅聞人往往相提並論後世英君察
相俾帥健吏動示不測之威以聳眾而立名未必非此語階之

厲也前明之季莊烈帝廷詰黃道周猶以言僞行僻見責口實
之貽遠矣哉抑考家語史記並稱孔子爲司寇攝行相事相者
相禮也卽夾谷之會傳稱孔某相是也若魯相自有三卿執政
自係季氏孔子何由攝相事哉此又不可不知也